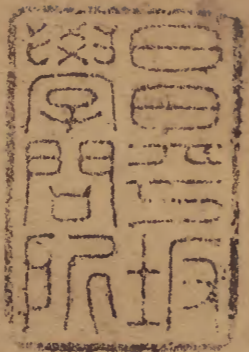


五子述思錄發明



漢書門			
九	四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〇
函	架	冊
一	八	三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3
冊數	8	(6)
函號	298	198

八九



五子近思錄發明卷之八

淺草文庫

新安施 璜虹玉甫纂註

吳瞻泰東巖甫

同里

吳瞻淇衛倚甫

閱正

治道

平巖葉氏曰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愚按治天下之道吾儒分內事也使不預求講明則不知帝王作師之大任所以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何為哉出處之義既明則治道不可不講然欲講明治道須知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

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
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學
者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
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
者之學必至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
故此錄論出處後即論治道有志之士尚當勉力
以成善治興教化美
風俗三代可復也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
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
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
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
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

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
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
時育萬物深哉

此言治天下以脩身為本也吳敬菴曰天下雖大
而治之有要以身為之根本以家為之法則也本
必欲其端端本之道在誠其心而身可正矣則必
欲其善善則之道在和其親而家可齊矣夫治天
下必以正家為先何也蓋家難齊而天下易治以
家親則私恩掩義天下疎則公道易行故也家人
以女貞為利其情義乖離必起於婦人之嫌隙故
睽卦次於家人之後其象離兌皆陰卦離火炎上
而兌澤潤下以人事言是二女同居而異志也蓋
女子陰柔之質多私善疑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

以治裝下嫁二女於媯水之北者將以大位禪舜
未知可否而以此試之也觀其能刑于二女則家
之難治者已齊而天下之治易矣是治天下必
先觀於家也然家之本在身故治家又觀於身心
者又身之主也身之所以端由其心之誠也誠心
之方在復其不善之動以為善而已不善之動乃
私偽之妄也妄既復於善則无妄矣无妄則實理
不虧而心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
育萬物蓋惟先王至誠无妄故能盛大其順時育
物之功則天下無不治矣大象之言其意深哉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
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
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
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
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
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
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
四海則萬世幸甚

此言治天下當行堯舜之道也堯舜之治天下純
乎天理而無一毫私心故盡人倫之至無非仁義
之實真如履坦平大路而行與霸者之事有霄壤
之隔又皆備於已而誠於身推而行之以保四海
則為王道矣人何不審其初而反入於崎嶇曲
徑之中乎此程子所以至誠懇切為神宗言也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

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徂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此程子以根本切要之治道告君也三者皆致治之本而立志又責任求賢之本然責任宰輔又求賢之本人主果能立志以責任宰輔則君相同德一心矣又與宰輔求天下之賢才而用之則衆職

得人庶政咸修矣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難之有此三者全體大用俱備政事千條萬緒無不包括於其中但患人主徂滯於近規遷惑於衆口無必爲之志耳不亦甚可惜乎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

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此言王者比天下之道顯其比而無私也人君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豫附如積誠實之意以待物

推愛已之心以及人但知盡吾教養臨蒞之道而不以私恩小惠求百姓之我親公平正大羣心自然來比若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上之人不求必得王道之公也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此言人君必度德授官勤事食力使人有定志而後天下無不治也若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秦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

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此言治泰之道貴乎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也葉平巖曰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此聖賢之作爲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此言為人上者必極其莊敬嚴肅然後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顯然仰望而畏之也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

此言治天下之大用必去其讒邪間隔者而後情義相通可以相合也何以去之非至明不能辨其奸非大勇無以致其決也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道不尚威

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此言聖人之制強暴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不勞而人自服也若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儆民欲則雖用力勞而猶無功爾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

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來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此言天下之難方解則宜與民休息也然大難既解雖已安平無事而振作紀綱修復治道以為久安長治之計亦不容因循姑待而遂已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如唐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

此言聖人治天下惟使萬物萬事各得其所也天下事事物物莫不有天然之則則者事理當然之極即至善之所在也聖人事事止於至善故事事各得其所即是物物各當其則此所謂因物付物而已無與焉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千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

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斃

此言君子說於民之道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故為至善之正道夫道出於天若違道則非順天譽出於人若干譽則非應人此謂苟說之道君子不為也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柰何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

此言聖人之常道有盛而無衰者也夫盛止必
天下之常勢故既濟象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人苟安於既濟勢必至於衰亂惟聖人至此則
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學堯舜之道者得其通
變之心法則天下可以常治而不亂并可以
撥亂世而反之正以義理挽回氣數故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
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
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
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
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
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

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
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
政之先後輕重矣

此言人君養民之道當知慎重於用民力也春秋
凡用民力必書慎重之意可知矣春秋書不時者
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
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
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有用民
力之大而不書者修泮宮所以教育賢才復闕宮
所以等事祖先二者皆為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
故無議焉人君知此義則用民力不敢不慎重矣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
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

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此言道為出治之本而法則輔治之具也此二端雖相為終始不可以偏廢然治民者不可徒恃其具必先深探其本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

把持天下

此言治天下必要以道為主也以道為主則所行者無非仁義之事而治法即在其中若徒把持法令以控馭天下而無治道以為之本則法亦非先王之法此後世之治所以不及唐虞三代也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

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

其合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此言聖人為政只是一片大公之心蓋其心之所存所發莫非真實無妄之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故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立綱陳紀文章程有司鄉官之類皆用大公之心為之又使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因天下之賢以舉天下之賢此心何等大公故曰一心可以興邦大公之謂也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

變則小益

此言治本以格君心之非為切要也人君之心萬幾之所受裁萬化之所從出故從古帝王莫如堯舜而危微精一之誠不啻諄諄焉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一正而天下定矣若就事而言則必大變更一番而後能救積弊興大利也然其切要所在總以格君心為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此言治天下必以正大綱為首也君臣父子之倫為治之大綱也至於禮樂致刑制度文為之具則為治之萬目也唐虞三代之所以致大治者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也漢唐宋之所以不能如唐虞三代之大治者則以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也程子謂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蓋以太宗用智力劫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佞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割據於外閹豎擅專於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故求天下致治必以大綱正為要領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此言徒法不能以自行必要修身齊家以為之本也關雎詠文王妃嬖氏有幽閒貞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此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朱子曰自閨門在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甚矣治道不可不先端其本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

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此言格君心之非則萬事可從而理也人君有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故大人正君之道必先攻其邪心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故大人以格君心之非為第一切要之先務君心之非非一端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道攻

之以言難為從感之以德易為化故非大人莫之能然欲格君心之非先格自心之非亦惟大人為能之故能格其非心使無不正也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此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之意也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與敬事而信五者乃治國之要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然不如是徒法何以自行乎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此言為邦者勿喪其所守鄭聲者淫靡也佞人者口給面諛之人葉氏曰二者蕩心之原法亂紀之要皆能使人喪其所守故聖人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與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

假名與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問能使
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
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
得矣

此言學術政術不可分而為二也分而為二則學
與政皆非矣孔孟之學術即孔孟之事功明德為
本新民為末本末原是一貫有全體必有大用有
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也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
道則愛百姓如赤子制田里薄賦歛以富天下與
學明禮義以教之必不為秦漢之慘刻少恩必不
為五霸之假義圖利誠愛之心懇惻切至則治德
日新所任之人皆良士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
問非有二心也

晦菴先生曰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
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
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
猷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
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
心悅而誠服

先生言於孝宗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
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

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當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

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一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目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此五條皆以人主之心為致治之大本欲正天下之大本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可得而正也故人主兢兢業業持守此心而無須臾之怠則大本正矣大本既正則廓然大公以臨天下使四海兆民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紀綱由此而立風俗由此而美天下安有不治者乎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

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
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
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此言君相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故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君子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也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

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誡不喜道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

於人之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矣

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從吏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

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

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弁以為戒歐陽

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親切有國家

者可不戒哉

此言婦寺相倚為奸內臣不可使預政也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順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宦者之禍甚於女寵有國家者當思患而預防之也

賈誼作保傅其言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

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

論也

此言太子國之根本不可不早教也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但禮樂者教之之具而師傅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啟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大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太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人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太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

保則安護太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此所以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必然之理也

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

胡敬齋曰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測怛憂慮以救民為急發倉廩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不怨上思亂四民各有其業則賊盜息今之賊盜多是游手無業之人為之歷觀為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為之強者為強盜弱者為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勤勤為先也

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

近思錄卷之八
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
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
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
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
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惟
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才必無所用而專取
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
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
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

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
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
亂觀之其將相貴戚乘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
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
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
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
皇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哉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苟論相者求其
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

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衡則宰相失其職矣

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

威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恣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蠹如盜賊咀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亦豈得而逃哉

此放人觀人之法也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孔子亦有難言觀行之戒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今思朱子之言深有所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

朝廷要無黨須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問論治便當識體曰然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立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曠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爲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要做事使都傷了大體

此言論治須要識體也胡敬齋曰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衆君

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君上德威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民安否利害以施勸懲黜陟上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慎政刑均賦役理冤訟此有司之體也識得此體又能各盡其職則得爲治之大體矣

答廖子晦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更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

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薛敬軒先生曰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脩身其本也建制立法其末也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為治聖賢之為學不外乎是三綱五

常之道根於天命而具於人心歷萬世如一日循之則為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為戾天理而亂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其跡而驗其實也人倫明則禮樂興禮只是序樂只是和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分而不相侵越所謂序也序則禮立矣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弟友弟恭夫義婦聽朋友有信所謂和也則樂生焉是則人倫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則禮樂何自而興哉古稱唐太宗語及禮樂房杜有媿論者因謂房杜無制作之才余謂非特房杜有媿蓋太宗有媿也上有虞舜之德則天敘天秩明而上下和由是伯夷后夔得以推其序與和形之度數播之聲音而為禮樂太宗之德果如有虞之盛乎天敘天秩果明而上下和乎不然雖使伯夷后夔生於其時亦無如禮樂何矣是又不得為房杜病也或謂誠得大儒佐漢祖以禮樂為治其效當不止如叔孫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治家則以私昵為治則以雜

霸於人倫之序與和者莫如也使有大儒生其時
果能變其已成之氣習致君德如三代之隆耶不
然則亦無如禮樂何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
他達之天下也改知惟存友於兄弟為為治之本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公王道私霸道孟子
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之分莫
切於此王霸之分止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
功之分天地之所以大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
所以運鬼神之所以靈是皆理之自然也聖人體
道無二則與天地合其德矣知萬物則與日月
合其明矣動靜以時則與四時合其序矣屈伸以
正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是皆自然一致聖人之
心即天地之心聖人意之所為與天無毫髮之差
爽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天理所在聖人率而循
之無一息之差謬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也天無
不包地無不載君子法之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如堯舜利世之功大矣而其
心則曷嘗自以為大哉使有一毫自大之心則與

乾始利天下不言所利不同而非所以為堯舜矣
朱子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為利不去利上求利
只義之和處便是利又曰義者得宜之謂處物得
其宜不逆萬物即所謂利許魯齋曰吾道大公
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
示人自古興亡治亂之幾皆由於心之存亡
天地上下同流是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其所是各
正性命各安其分而天下平矣唐虞三代之
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人心而立
法三代之治本於道漢唐之治詳於法政出
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唐虞百揆之職揆
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莫不揆度其宜
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而無廢事也
為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
則流於廢一張一弛為政之中道也余讀泰否
卦辭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因是
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

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覆嗚呼豈
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天下之治亂
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若武侯之言可謂深得大
易之旨臨卦當十二月陽剛浸長之時而以來
年八月陽消陰長為戒聖人之慮遠矣寒中有
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攬接處故治不
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披髮
而祭於野伊川與辛有之嘆非知幾之君子孰能
與於斯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
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
不治而未雖安不足恃也周公告成王曰厥亦
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
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為學修
省之至要也周公曰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
攸訓至哉言乎蓋人君者天下之表儀人君一日
之耽樂雖若不至於大害然作於上即應於下上
以耽樂縱則下以耽樂從是其為訓於民非言語
之訓乃以身訓之訓宜其感應之機為尤速也益

之告舜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臯陶告舜曰無教
逸欲有邦皆此意也豈非萬世之永鑒與詩曰
不德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為慮深故立法周且密
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書載堯舜之行事皆
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
事觀諸二典可見矣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
德後世輔相事功多本於才氣人君之德惟明
為先睿稱堯曰欽明舜曰文明禹曰明明湯曰克
明文王曰若日月之照臨皆言明也明則在己之
理欲判然在人之邪正別白處已處人萬事皆得
其當矣君德明為本若敬窮理則明矣
胡敬齋先生曰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
易之利人才萬古為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人倫正則風化盛天下治天下無道外之物
故政刑文章皆須出於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禮
樂之本意也聖人制作只是因其自然之理易常

有一毫私意安排禮樂既成則所以節民之欲
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達
便是堯舜氣象在上者身修理明則德望素著
不待政教號令而民已歸服况於設施之際事得
其宜政教號令如雨露又何民之不感悅畏服乎
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
皇為君訓極為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
以一身為天下洪水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至
切得箕子之旨矣天地只是一箇生物之心聖
人全天地之心故仁民愛物自不能已天地之
情正大聖人之情亦正大故不為煦煦之仁子子
之義聖賢之學只是修己治國平天下是從這
裏出德化為治之本政事為治之具二者交致
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羣動薰蒸淪浹仁
及一世為治之道有二脩身明德以感發作興
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
事二者不可廢一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王道

最易行只要君身修皇極建其有極王道根本
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
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
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費盡智
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為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
此則姦雄小人天下古今共此箇道理人用之
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
大亂誠者為王假者為霸竊者為姦未有捨此而
能濟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事出得雖是霸
者亦要假仁義方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
矣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
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奏格無
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知此則
知無為而天下治霸者之功誠小區區才智不足
道此感而彼應者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為治者
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為治者不過處置

近思錄卷之八 卷之八 三

近思錄卷之八
上
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則下一截亦偶
中耳豈能盡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難復也
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
私意論舜無為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
賢才以任衆職自古為治之道不出乎脩德任賢
兩事為要感應者為治之本所以能感應者理
也無聲無臭也即所謂一本也故曰聲色之於以
化民未也善為治者脩身以化之明善以教之立
政以正之制刑以一之只得一箇首出庶物之
人為君則天下治矣君賢必能擇相只得一箇才
德兼全之人為相則賢才引類而進庶職既修則
庶事治庶民安庶物阜矣作事雖要人才然人
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與出來如伊
傅周公是天生出來如曰愷悌君子選不作人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與出來師保
得其人則君身修宰相得其人則百職舉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舉事動得其要此
簡易之道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進賢退

不肖在於能知人知人在於脩身脩身莫先於窮
理窮理者在於讀書論事推究極處欲天下治
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
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聖人作事動
循天理動中機會循天理則人心服而化中機會
則事當而易治
羅整菴先生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
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
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
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
其病於致治乎何有規模寬大條理精詳最為
難得為學如此為政亦如此斯可謂真儒矣六
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然古禮古樂之亡
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
其書深味其旨鮮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
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
世者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漢武帝表章六經而黃老之說遂熄吾道有可行
近思錄卷之八
卷之八
三

之兆矣然終帝之世未見其能有行豈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關雎麟趾之化爾善乎汲黯之言曰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黯之學術不可知然觀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達為治之本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為本若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終厥德商周之業賴以永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救亦多有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見蓋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然則作養人才又誠為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之不知猶臨河而泛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已

高景逸先生曰三代而下聖王不作於是夫子出而以六經治天下決是非定好惡使天下曉然知如是為經常之道越志者欲有所肆焉民得執常道以格之故亂臣賊子不旋踵誅夷生民之類不至糜爛而無遺餘是六經者天之法律也順之則生逆之則死天下所以治而無亂亂而即治者以

六經在也然漢唐之間以者溺訓詁而傳六經之糟粕佛氏言心性而亂六經之精微傳其糟粕者言理而不本之心亂其精微者言心而不本之理一則窮深極微而外於尋常日用一則尋常日用而不能知化窮神於是六經又蔽而周程張朱五夫子者出五夫子出而後知六經者天理二字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天得之為天地得之為地人得之為人者無所增於聖無所減於凡無所升於古無所降於今者也誠者誠此敬者敬此格物者格此明此而後知俗儒之所蔽佛氏之所亂一膜而千里也第一要務疏畧云人心至活倏忽萬狀未有無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必觀經書以求聖賢所以存心養性之道或觀史鑑以求古今治亂興亡之原君子小人立心行事之別又必時召侍臣相與講說討論以求治國平天下之要如是則一日之間此心常止於義理人欲不得而乘之此為天下之大平又陳王道之要疏畧曰舜治天下至纖至悉而孔子謂之無為者

得臣分治而不以已與之但恭已以治之而已
 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言堯之無意如天之無際天
 下莫能窺其朕也皇上用天下之才本足以致天
 下之治必使之能盡其職故能盡其才閣臣者司
 王言之重者也必票擬出於閣臣則王言重部院
 者治天下之事者也必事權出於部院則主勢尊
 臺諫者明天下之是非者也必是非明於臺諫則
 聰明闢又務學之要疏畧曰帝王之德惟明而
 已堯舜之聖在明其峻德德者何也人之心也心
 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於外則不明復於身則明
 着於欲則不明循於理則明動於氣則不明安於
 止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居於敬則明騫於動則不
 明主於靜則明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
 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津津有味焉如大學既講
 於經筵卽此書反覆玩味明伊德於天下裕如矣
 推而廣之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先臣丘濬大學
 衍義補不可不讀也而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
 矣學問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學問所以孟

子說箇反經二字極有意味這反經二字乃孟子
 七篇文字收拾處所謂反者反其初也反其初者
 反其性也反其性者反其善也反其善者反其仁
 義也反其仁義者反其孝弟也反其孝弟者反其
 愛敬也何人不有父母何人不有長上何人不有
 此孩提之愛敬反到此同然處則人人興起矣故
 曰經正則庶民興

以上總論治道大抵以脩身為本以知人安民
 爲要然知人又安民之要而脩身則知人安民
 之大本也人主果能脩身以知人知人以安民
 內聖外王之能事畢矣諸先生又論帝王之治
 天下本於道帝王治天下之道本於心心者身
 之至而正心又脩身之大本也雖然欲正天下
 之大本必要務天下之大學有其學然後能正
 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
 其位故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法心也者帝王
 出治之大本而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
 古先聖王知其然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

者無不致也自漢而唐自唐而宋自宋而明其
間英君諡辟非不欲致治於唐虞三代志士仁
人非不欲致君為二帝三王然寥寥千餘載未
有一二庶幾乎此者皆以未嘗實用其力於大
學而大本不立故也若有能實甲其力於大學
以正天下之大本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進復
唐虞三代之治何難之有哉且大學之道已經
文公朱子章句或問極力闡明人主留心此書
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裕如矣是學也即堯
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也其日有入而各有其
要平天下之要在於脩身脩身之要在於正心
誠意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真西
山衍其義以進告於君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如
匹嚴內治定國本教威屬脩身之要有二曰謹
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
逸欲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術辨人材審
治體察民情明儒丘瓊山復為衍義補以進告
於君治國平天下之要有十二曰正朝廷正百

言固邦本制國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化尚規
制慎刑憲嚴武備守邊圉成化功真西山之書
王於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義大
而簡丘瓊山之書王於事而有以包乎天下之
大故所衍之義細而詳合二書言之一全其體
一大其用誠于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
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為人君者深明大
學之旨實體諸躬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者深
明大學之旨實體諸躬以盡正君之法君臣相
遇以有為則所謂正其心萬事理而躋後世於
唐虞三代不難矣

治道之要九先生詳哉其言之矣二帝三王之
不作臯夔伊傅周召之不再後之言治皆苟而
已識者悼古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
不知人倫者禮樂之本人倫不序不和禮樂何
自而興漢唐以來豁達大度推漢高知人善任
莫如唐太宗宜可以復禮樂矣論者答叔孫通

非議禮之人魯兩生所以不至房杜無制作之才語禮樂所以抱媿詎知高祖太宗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慙德多矣天序天秩何在無關睚麟趾之意其如禮樂何哉乙酉年閏四月二十一日汪三省識

即大學之旨實歸諸德以盡五君之志皆引詩學之旨實歸諸德以盡五君之志皆引詩
一夫其用歸于德也
大哉和而文之善也
而簡且美山之善也
王侯野而不失其良
禮則廉潔知尚也
詩國本本歸國也

五子近思錄發明卷之九

新安施 璜虹玉甫纂註

汪洪度于鼎甫

同里

汪懷綬又彬甫

闕正

治法

平巖葉氏曰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愚按古先聖王以道治天下而法即在其中蓋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中出如禮樂刑政雖曰聖人治天下之大法然皆因天理順人情而為之防範禁制即道也後世道不明禮樂刑政與道判而為二故禮樂廢而刑政倚於一偏今欲講明治法以成極治之功則當遵先王之法詩曰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第道者出治之本法者輔治之具凡事有則循其
則即理也裁而制之則為法度法度立則弊可革
然行之則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變而通之以適
於宜故道為萬古不易之道而法則可隨時斟酌
損益也此聖人大用所在立法之後須以公守之
以仁行之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神而明
之全在乎人耳故朱子編次治道後即繼之以治
法學者宜
盡心焉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
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宣所以達其理之分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
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

則躁心釋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為先淡後和亦于
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

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
見其本於莊敬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
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欲心平
故平中

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
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
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

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
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縱欲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
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

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
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
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
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此言古者聖王制禮作樂以成至治而後世廢禮新聲之為害也吳敬菴曰聖王制禮法以防民修教化以善俗而人道一綱得其正洪範九疇得其叙所謂理也於是百姓之心無不和萬物之情無不順所謂和也乃制律審音而作樂以宣八風之氣而調其陰陽以平天下之情而消其渣滓此聖王作樂之本意也故樂聲恬淡而無所哀傷理中有和也和樂而不至淫溢和不失理也此樂聲之善也故聽之者入於耳而感其心莫不如樂聲之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而無邪僻和則躁心釋而無乖爭可見其感人之淡也躁心釋而優柔欲心平而平中此民德之盛也天下之民皆化而得其

中則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覆載無疆古聖王之極致也樂之功化其盛如此至於後世禮法不修而縱欲敗度失其理矣政刑苛索使下民困苦失其和矣何以爲作樂之本乎乃謂古樂無繁音促節以悅人耳隨代更作變爲新聲乃不淡而妖淫不和而愁怨其聲之不善如此妖淫則導人之欲愁怨則增人之悲皆使其不能自己其感人之不善如此故有因悲怨而賊君棄父由淫欲而輕生敗倫肆爲大惡不可禁矣皆新樂之爲害也嗚呼樂者古以聲淡而平人之心今以妖淫不淡而助人之欲古以聲和而宣朝廷之化今以悲愁不和而長聽者之怨古今得夫相去一何遠哉當思有以變之乃可然禮先樂後必復古禮變今樂始足爲治若其不然而求至於治者不可得矣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是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

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灑掃

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

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勵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

就則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

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修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

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其學行皆中於是者

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

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

人之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

學教成使為學官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實與於太

學推教法於天下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仿周禮

典司馬論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

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以此選士則通於

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

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此言學校立教擇師選士之法蓋朝廷欲得賢才

以正風俗成善治必須與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設

太學則必立太學之師設州縣學則必立州縣學

之師使學師不得其人則亦不能造就賢才以待

國家之用也故明道論學制擇師選士之法甚善

且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聞但可惜當年未

聚集京師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此正學之宗旨也其教有小學以成其始有大學以成其終此正學之次第也小學自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誘掖激勵所以成就之者有先後之序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鄉人可以學至聖人皆有必然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則尊之為師擇取材識明達者使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天下州縣之學則掌教者俱得其人而師道立矣其選士之法莫善於以德行為主先擇士之英俊可造者入學由縣學而升於州學由州學而實與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道亦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自灑掃應對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材就可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於吏部吏部量其材之大小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然必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讓為主又必通明學業曉達治道有體有用可以從政臨民如此選士豈有不得賢能者哉以此賢能之士而居民士

止風俗豈有不得其正者哉此治天下之要務故朱子以為明道此論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嘆也有志復古者宜思儆法焉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

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
食日蹙轉死日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於鄉里其
法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
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五曰貢士庠序所以
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
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
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
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

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七曰民食古者民有九年之
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
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
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
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
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九曰山澤聖
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
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不節取之不時惟修
虞衡之職使長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曰分數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
 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弊
 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
 之道也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
 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
 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
 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
 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
 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

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胡敬齋曰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
 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乎三代之治又曰明
 道十事他便是耍舉一世而甄陶之此只是大綱
 目若下手做時想又精密又曰今人多言古道不
 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論古今之
 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但古今風氣
 淳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為不無隨時
 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於人心者豈
 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為道不明
 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世哉故明道十
 事皆言非有古
 今之異者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
 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

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

史記周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此言師保之官以正君養德為本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也薛敬軒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為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伊川遺書

有云某嘗進說欲令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竊思伊川為經筵講官以三代之哲王望其君故其進說如此蓋欲責講官而兼保傳之任也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奏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

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
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
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
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才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
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
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
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
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
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

此言學校養育賢才之法夫學校為賢才之數教
化之基而學衛事功之根柢也養育之法必以德
行為本以去利誘為要故伊川先生充崇政殿說
書同孫覺言詳國子監條制以為學校禮義祠先
之地舊制每月公私試補以文藝考定高下是月
月使之爭競也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課者
稽其業之進否而已其月課有不至者則學官召
本生而教之更不考定其等第也且按其文而不
考其實責其跡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
取之者非掄秀之法於是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
德之士置待賓齋以延才能可賓敬者置吏師齋
以延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三者皆才德過
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又鑄解額以去利
誘減省案牘之文以專委任立檢察士人行誼各
檢法以厚風化之教立觀光法以處來學之士使
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如是者數十條皆因時制
之弊而裁酌之猶未免於課文防檢終是費力如
明道先生教養選舉法講明正學興起正教只就

本原上做起極明白極簡易得
賢才以治天下三代可復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此言明道先生爲邑令之賢範也河間劉氏曰先生爲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爲令晉城三年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先生去官已十餘年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

羣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羣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羣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羣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獭能祭其性然也

此言王者萃天下之道莫過於宗廟也葉氏曰君
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
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
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
散亦每萃於宗廟也故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
盛也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
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遣次戍者每
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

此言疆圉防秋之法儼然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
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害必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人君一身其動靜皆與天地相關故聖人無一事
不順天時冬至一陽初復陽氣甚微故閉道路之
關使商旅不行王公於是日亦不巡
省方國上下皆安靜以養微陽也

韓信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此言統軍之有法也葉氏曰分者管轄階級之分
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
紊所御者愈眾而所操
者常寡故多益辦也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
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
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墜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
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此言統軍之法貴盡善也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起有頃遂定夫亞夫堅卧不起知其無事也然主將之心靜定未能使軍中人皆靜定而猶夜驚故曰未盡善也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

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

此管攝天下人不忘本之法也一是明譜系一是立宗子法收宗族厚風俗莫善於此周官有小史之職奠世系辨昭穆當時有大宗小宗之法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而尊尊親親合族之道行焉人知此道則必念其祖先保其家世兢兢禮法之中而不敢縱肆以陷於刑辟其勢然也後世既無別姓定系之官而宗法又不行氏族之紛更在下故無以遡其所由來各以私意擇古之貴顯

動賢冒焉而為之後是棄其祖而自誣或舍已外而從人或鞠異姓以為子皆自絕本根而波流雲散莫有止極是何異於飛空之鳥走曠之獸聚散無常而人道或幾乎熄矣故大亂之生以無所統也無統之由以無所稽也有以稽之而明其統則惟族之有譜焉是賴故程子以明譜系為收宗族之要法也至於立宗子法尤善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此法須行之以漸持之以久故程子自注云一年有一年工夫無怠忽也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

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
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
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
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
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
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
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

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

庶人立影堂○白廟

必有主

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非別人

大不便

月朔必薦新

薦後方食

時祭用仲月

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

位

冬至祭始祖

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

享

立春祭先祖

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

享考妣

季秋祭禰

季秋成物之時也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

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
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

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

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矣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其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南豐謝約齋曰程子有五患不得不慎予今更有六戒一戒僻遠一戒舊穴一戒術謀一戒旁塚雜亂一戒不試驗一戒淺須能免五患遵六戒則不遠矣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浮圖佛氏也洛水名在河南

此言治喪當遵儒禮不作佛事也伊川先生倡明理學以禮義為主而浮圖棄禮滅義專以禍福誑誘愚民事事無理喪中設道場供佛作水陸大會更為無理故事程子闢異端邪說不用浮圖也世俗信浮圖誑誘最難解釋其惑而感化之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念經拜戲有不為者則恐致鄉人非議殊不知流俗溺於僧佛是不讀書之人若讀聖賢之書講明生死之理則必遵禮以卻俗不為邪說所惑矣故當日在洛地從程子之教者亦化之不用浮圖焉今之儒者治喪當以程子為法若能不用浮圖則必有化之者不然則為程子之罪人矣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

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特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

此言立宗子法之善也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

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也譬如木與水直幹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此所謂天理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蓋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非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此建宗廟為祭主故曰天子建國諸侯尊宗云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

壘土居民曰城

本柵處兵日寨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制禦也帶圍護也

其吏事操決文法

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刑各日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

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

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胡敬齋曰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為誅暴禁亂弔民伐罪而設主之須是仁義之人智勇可用於

暫時亦利害相半又曰兵以仁義為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最後蓋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

用兵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故兵雖主之以仁義亦須法律謀議俱全方可用也

肉刑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

其散之之久

葉平巖曰肉刑有五刻額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刑足曰剕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鼻剕刑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此外此當念民心離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也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

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

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
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
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
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
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
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
分宅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
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
志未就

此言井田必可行而張子欲驗之一鄉也雖張子
有志未就然要人民設富國賦不乏須分田置井
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食
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
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饑困
矣甚矣分田置井之有利於民也但未遇聖王得
人任職舉井
田而行之耳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
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
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
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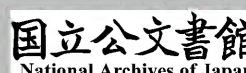
此橫渠先生作令德政可以為後世作令之式也
令乃子民之官所係最重橫渠愛民如子每月吉

具酒食與高年鄉人會縣庭親為勸酬之事以誠感化鄉民孝弟之心民焉有不興起者乎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

治天下不由井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

此言井田之法只是均平也胡敬齋曰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若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畫成區數隨高低長短濶狹每區以百畝為率每畝以百步為率分上中下二等上等等八口九口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乎九口別行區處或曰田之數不可益人之生無窮只恐將來人多田少養不給如何曰天地間氣只生得天地間許多人既生之必能養之將海內之田區畫已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田為母而區畫已有定數以人為子而增減以受之若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併之愚民常少衣食何得均乎且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雖欲言治皆苟且而已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胡敬齋曰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王王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安至善之法天子無道然後乃敢縱恣吞併然亦不敢不自愛其民也若不愛其民則眾不為用故中才之人亦知愛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後肆其虐政昧取亂侮亡則虐民者必更立賢主以其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虐民者必更立賢主以養其民周衰聖王不作無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併已盡秦以天下為己私乃立郡縣以為治此亦勢使然也蓋以秦之昏暴固不能行先王之政雖行封建未必得人以至其國養其民民必不服國必生亂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自因秦之暴而叛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德必如禹湯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為諸侯方能君國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論者以為封建不可復誣矣

但郡縣得人亦可為治固不必封建也又曰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諸侯與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為己之私物豈做得封建事又慮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與李斯尋得一箇建郡縣底法度來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無不聽順免尾大不掉之患以為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無所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愛其人民土地猝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涉一起蕩然無制此固是秦無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諸侯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壞亦是世變至此不得不壞郡縣之設亦是事勢至此不得不設但建國則根本固難變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又曰封建諸侯先儒以為當復者又有以為不可復者以為可復者使民各有王以賴其愛養區域周密無天下土崩之患以為不可復者恐世襲封爵或多驕淫

害民或據有土地人民天子難制易為亂叛故無一定之論愚嘗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此法非聖王不能行之審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產以養民雖庸才之王皆當勉力行之故孟程張朱皆急於井田緩於封建或曰設行封建當依孟子言百里當依周禮言五百三百曰但當百里曰郡縣可行井田乎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竊君子之器覆亡不暇能行王政乎又曰後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馭之術未嘗有愛養斯民之誠心如何行得封建其所封子弟功臣皆是箇享富貴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後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勢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諸侯是更樹兵張子房說漢高德業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大國後是李斯子房見得事勢透又曰古首以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為天下所宗而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雖足

以感服天下之心然無天子之薦又無百里以爲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終爲匹夫自秦下以強力姦計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時勢不也蓋古者諸侯萬國疆域嚴固非首出廢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孟子以爲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屏翰夾輔之勢而奸雄往往以強力智計相角又不遇聖王之典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晦菴先生曰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在於能知人爲宰相能披訪天下賢才而用之則人君前後左右皆正人而所總領兼任者皆能盡其職君德自然日新又新安有後世宦官之弊乎

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

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胡敬齋曰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

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強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道理是如此聖人只依他這道理做非聖人所造為也今天下大小官俱擇自吏部吏部又如何有許多眼力名姓且識不全如何識得他心性才德既不識他心性才德只亂除他官職豈不悞事人君只好極擇天下第一人才全德備者為相又相與斟酌擇六卿之長或便令宰相與六卿推擇諸道憲長却令憲長推擇其可為郡守者憲長又與郡守推擇其可為縣令者申奏於朝君相齊擇其實而受其職長或既定其餘寮屬小官命其各舉所知隨材擬職郡縣申按察按察中朝廷依其所舉而授之職如此則自然得人或曰容其自擇寮屬其法固善若或長官容私舉其所愛則如何日不然表端則影正君相既賢則所擇六卿憲長必賢憲長既賢則郡守縣令其有不賢者乎長貳既賢又豈肯容私以除不賢者為寮屬乎

每路只須置一刺史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刑獄農田之類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發奏刺史不肯發許判官徑申御史臺以分刺史之權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

胡敬齋曰按察司乃郡縣之綱紀綱紀既振則衆目畢張察有司之賢否而進退之則綱紀振矣修政條而分任有司則衆目張矣又曰朝廷建立治道委之郡縣若郡縣得人則政自治民自安又立按察官以統御之察其賢否而進退之審其功罪而勸懲之則事體歸一自然簡易順治或三年一

次欽差御史朝官以旌勅按察戒論省視之可也
不必使侵按察之權又曰凡正官須要才德兼全
方可爲佐貳官可截長補短用凡長貳官必須命
於朝僚屬則令長官自擇六部則一正三副命於
朝監司則一正二副郡則一正一副命於朝邑則
惟正官命於朝其餘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如
此則君相事亦簡亦不患不得人蓋君子小人
各從其類長貳君子必不肯用小人爲僚屬

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于仞之壑而徐驟蕭葦以捍其衝流必不勝矣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

行只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

某嘗欲作一科舉法以易詩書為一類三禮為一類

春秋三傳為一類每科舉後便曉示後舉於某經某

史命題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

舉則經史皆通經義須變其虛浮之格只直述大意

今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最可愛者

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

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

胡敬齋曰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為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厲漸摩之道問族鄉黨既懋於

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教化安有不興人才

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為治也古人以德行道藝

教人即以法漢猶近古用考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

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考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

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

空言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則文武后

做起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於鄉里故欲復

族黨比閭之法朱子曰古人比閭之法真箇能行

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

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須法古從底做起

始得推訪以文辭取士不過空言無實豈能得人

不若推訪論薦乃能盡眾人才公道其得人必勝於文

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衣界
 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
 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
 時文一件學者自是著惡何用更要教設學校却
 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朱子又曰今教官只教
 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
 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
 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須
 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此意 朝廷以文章取
 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文字故
 學官皆開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必
 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
 下美故乾綱一振萬類皆
 從人存政舉又何難哉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
 莫若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

何非泛科率又幾何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
 諸色支費總計幾何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
 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
 窺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
 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憊舒亦不至大相絕矣
 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但看利害分數如何
 今日民困正緣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

胡敬齋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
 於農之良法今既不以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
 坐食之費今百官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食之兵
 屯田宜在近便處立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

屯都兵就在近郡之地耕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
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食其穀又可以養
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小習戰法冬
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此則非
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
漕運則國自富民自足矣

漢世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
嫡者一人繼王庶子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
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
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先生為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為先中進士第
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

秀民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
修已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懇惻愛民如已
隱憂典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
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靜數詣郡
學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
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
弟禁僧尼之教俗為大變

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
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率鄉人置社倉

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後上其法於朝諸路
推行之

朱子社倉之法甚善但患里社中不能皆得人如
朱子者以主之耳當年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
所朱子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
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小歉則蠲
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
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一
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
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後請以其法行
之他處此朱子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迄
今各處遵行此法甚有利於凶年之民也

浙東大饑命先生提舉常平茶鹽先生拜命即移書
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鈞

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
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
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
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
使者壓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
利為急

薛敬軒先生曰為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
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為不過胥吏法律之事耳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為先舜命稷播百穀
即命契敷五教繼以皋陶明五刑食教刑三者相
因可見有虞為治之序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
治天下之三要 為政以愛民為本論事當承終

知徹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
 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為虛文適足以啟下
 人之玩而已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
 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無
 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
 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
 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
 將視為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難眾人之
 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憂 止末作禁游民所以
 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財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歛重賦
 歛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聖人
 惡異端為其陷人心耗財用貽害之大 萬事差
 錯只是是非顛倒 聽言觀行知人之良法 疾
 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
 時宜而處之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

無事者 內健則有必夫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
 色 夫小人之善道也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
 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為政以法
 律為師亦名言也 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治獄有
 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
 則能斷 法者天討也 玩法所以玩天也 春秋
 最重民力 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 漢
 矣 帝王之治天下德為本政為具刑以輔之
 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
 其義他物相比猶有間惟水與地無間 法未有
 久而無弊者 周之封建初則藩屏玉室翼戴天子
 未嘗不善也 至於春秋之間則有尾大不掉之勢
 而周因以微秦矯其失罷侯置守又以孤立無助
 而亡漢又懲秦失遂大封同姓至景帝有七國之
 變武帝下推恩之令諸侯王削弱而王莽又得奮
 其奸魏仍漢末之失宗室疎遠而晉得以竊其國
 晉監魏亡分封大廣而骨肉自戕五胡因之以亂
 華由是觀之法雖善久必有弊要在隨時以審其

勢之輕重以救之勿使至於偏甚則善之善者也
 武以止戈為文是用兵乃聖人之不得已也觀
 三代之行師可見矣今之守令或以積勞而陞
 或以遴選而除為民擇人之法亦已詳矣夫何尚
 有罷懦貪墨不稱其職者多歟監司有御史有按
 察有巡撫大臣吏有不職者皆得以去之夫何人
 尚冒法不知警畏而巧文以苟免者眾歟救荒
 必考於古而宜於今用兵必得其正而禁夫暴皆
 用世之學所當講也為官最宜尊重下所瞻仰
 一發言不當殊愧之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况
 設詐以行之乎為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
 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死者
 多矣可不戒哉
 胡敬齋先生曰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
 民之道在學故學當復古兵民既分食者眾生者
 寡故寓兵之法當復古三者復古其餘則隨時樹
 酌以適宜可也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

食天下之山澤足以供天下之財用但力要勤用
 要節取要時而已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恒產與
 教化不行而致既游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
 心至饑寒所逼鮮不為盜故孔子言庶富教天
 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
 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為農一二分人為工
 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
 尼巫尹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
 事今機匠以男為之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
 饑困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
 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
 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古者民有
 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
 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稱貸這半年食始能接
 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要天下富足須要使
 人人去耕又要使人人有田耕今天下不耕而食
 多於耕者如何人不貧窮天下之民所以貧困
 者雖因井田不建然亦非一端或因賦歛重或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九

三

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旱蟲蝗或坐食者衆今工商多而農少亦貧困之一端也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救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已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糴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本在於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搜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掖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為得人日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為狀元矣 天下人

風教繫於朝廷當今以科舉文辭取士多少英俊豪邁壓從邛邛去此風浸久益盛隋煬帝開此端王教不行多由於此今之科舉文字乃取富貴之具與脩己治人之道無干涉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學校根本先壞了非惟不能成人才又壞人才吾在紹興與朱熹說今之秀才有六七分天資及入學校年久又壞了一半只有二三分天資繼以為然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間有些好人出來皆是天資自美若不入德行一科學校全整理不得朱子稱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看來科舉空言真無益於事徒壞學者心術喪學者精神不如實選人人才有所感激濟得事今以文辭科舉取士日誘月化人皆趨於利祿逐末趨利風俗焉得不薄人才焉得不喪小小人才鮮有不沉沒者既不以德行取士不若罷去學官生員罷去科舉只行薦舉法令在朝大臣及各道郡縣采訪賢才而薦舉之朝廷君相裁量而

用之則天下之人皆欲奮勵以自進於才德豈不
勝於今之學校設官員生徒終日只去採截題目
綴為浮辭以希富貴而於身心全不知檢德行全
不知勵 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
俗儒所作詩對與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
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
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
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
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吾曰也
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
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
也 或問如何盡知得天下之賢朱子曰只消用
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人作臺諫
不好人自任不得 朱子曰今盡力養兵兵常有
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則是無日
不養兵也愚謂若寓兵之法不行且興屯田法可
肯坐食之費 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
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

矜恤戒慎 兵與釋老哺食吾民三者皆當歸之
於農務農講武並行而不相悖 王介甫保甲法
非不善但小人為官虐害百姓訓練頻數有違農
時騷然成擾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農隙用狩
以講武事有何不可 兵不可妄動必誅暴伐罪
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師皆有誓所以聲明所討
之罪以一我三軍之心曉我三軍之意齊其號令
嚴其紀律彼之君民既知己罪則氣自喪心自離
故仁義之兵理不可敵後世多忿慾之兵無辭可
執或有辭可執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奸雄
亂賊之心事罪惡以昭告軍民遠邇以壯我師之
氣以服敵人之心是以苦於戰鬪而不足以正天
下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
之雖或誅暴禁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
服誰肯與我為敵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
子識得透 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
素書先說道德仁義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
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

所用非真道德仁義禮也。感化者聖王為治之本刑賞者聖王勸懲之具馭眾之柄也。天下之人生人之眾雖遠近賢愚不等然莫不本於一理聖人在上盡此理於己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爵而賞之惡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萬殊治聖人豈有意為之哉。理之當然也。然刑當乎理眾莫不懲賞當乎理眾莫不勸。故此又為馭眾之柄也。人君不務學便以禮樂制度為瑣碎不足為而欲言趨功利殊不知天生聖人代天以施教化聖人制禮樂代天以成教化是天假手聖人故天不言而萬物安聖人假手於禮樂故已不勞而教化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蓋尊卑上下貴賤等級以至儀章度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過假聖人之子而制作之便成簡禮。天下後世遵而行之其實不制作之時此禮之體已具也。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為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關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

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羅整菴先生曰：作養人材必由於學校。今學校之教純用經術亦云善矣。但以科舉取士學者往往先詞藻而後身心。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學校取程子教養選舉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業遠追商周之盛宜有可冀。所謂堯舜之智悉先務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作人才厚風俗非復鄉舉里選之法不可科舉取士。惟尚辭華不復考其實行。其所得者非無忠厚正直之士。任重致遠之才。然而頑嚚鄙薄蕩無繩檢者由之而進亦不少也。官更既多若人風俗何由歸厚。治不古若無足怪也。誠使鄉舉里選之法行則人人皆務脩飭居家有善行居鄉有令名則居官必有善政。其於化民成俗豈不端有可望者哉。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

三

七

三

於此 爲治者常患於乏才才固未嘗乏也顧求
 之未得其方爾蓋必各舉所知然後天下之才畢
 見於用孔子告仲弓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
 舍諸此各舉所知之義也今舉賢之路殊狹未仕
 者既莫得而舉已任者自藩臬以至郡邑以道
 計之其人亦不少矣而其賢否率取決於一二人
 之言以此而欲求盡天下之才其可得乎非有以
 變而通之乏才之歎何能免也 制度立然後可
 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俗日敝皆由
 制度繁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室輿馬以至
 於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別則物無妄
 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理之不易者
 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
 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
 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
 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
 持爲蓄廢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

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
 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
 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
 之人明與斷何如爾 唐府兵之法最爲近古苻
 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爲衆說所持道之廢興信
 乎其有命也愚於此頗嘗究心竊以此法之行灼
 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
 顧其脈絡之相聯屬者非一處條目之相管攝者
 非一端變通之宜要當臨時裁酌非一言所能盡
 也然須須推廣其制通行於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
 緩急斯有所恃以無虞其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
 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
 簸弄筆舌之空談也 法有當變者不可不變卽
 無由致治然欲變法須是得人誠使知道者多尚
 德者衆無彼無己惟善是從則於法之當變也相
 與議之必精既變也相與守之必固近則爲數十
 年之利遠則數百年之利亦可致也以天下之大
 知道者安敢以爲無人誠得其人以爲之表率薰

陶鼓舞自然月異而歲不同近則五年遠則十年
 真才必然接踵而出矣且談道與議法兩不相悖
 而實相資三五年間亦何事之不可舉耶
 高景逸先生申嚴憲約疏畧曰天下之治端本澄
 源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
 廷膏澤至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
 輿也州縣之賢者視君為天不敢欺也視民為子
 不忍傷也奉法脩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
 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
 惡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物恣其欲
 而已是民之賊也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
 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太守
 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
 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思則天下
 治矣條約凡五十六款見全書 天地生才自足
 一世之用世之用人常不盡一人之才無怪臨事
 動稱乏才也 軍國浩費不過屯田鹽法錢鈔等
 事行之得宜耳宋仁宗用師西夏詔自乘輿服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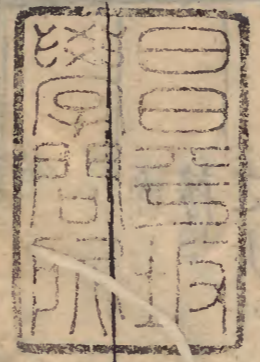
及宮掖所需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
 減治朝生財如此 懋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救荒
 之法如劉晏等善理財者不脫有無轉輸但民間
 轉輸易而官府難何者官府謀國之心不能如大
 戶謀利之真也 秉文一方以至公為本亦以加
 意於一方賢者之後為公尤以已故者為意此公
 字方用得大何者扶陽抑陰實參贊化育事起念
 在世道人心故為大公也即今庶民稍有福分者
 用度置之必絕處逢生出自意外豈聖天子而患
 無財今日之禍半由鑛稅鑛稅貨竭干戈禍息蓋
 悖人悖出財散民聚之定理也况又可使聖天子
 知國用艱難加意節省乎至於精求天下心計之
 臣熟講屯鹽錢鈔之務假各省撫臣以便宜使隨
 地生財每年協助但求可任之人不立一定之法
 法從人行不因法弊矣 與胡撫臺書曰吳中重
 役糧長為甚然常鎮二府原與蘇松不同蘇松官
 戶之田浮於民戶民戶懼役爭詭入官戶避役者
 益多受役者益少勢極重而不得不變常鎮民戶

元思錄卷之九

之田浮於官戶可役者既多受役者累少上下原
自相安向年均藉松之役并及常鎮敵府自役官
戶以來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何者官戶受役勢不
得不托之親戚家人親戚家人豈能盡體主人之
意小戶輸糧噴有怨讟其勢然也今以役官戶不
若加役米加役米則畝畝出米不必清花詭人人
出米不必役官戶官戶多出役米是無役而有役
也富民多得役米是有役而無役也一時傳播萬
口稱便優免不役之田盡出貼役故民間以為最
公最平之事也若令各郡縣約糧長每年所費多
寡加派役米多寡但是役米既行之處既免官戶
之役役米處處得行則糧長處處無累官戶處處
得免則小民處處無累永賴之澤也
以上總論治法濂溪先生以禮樂刑政為致治
之法而禮樂為先務也然必復古禮變今樂然
後可以成善治明道先生學校選舉之法與所
論十事信能見諸施行可復三代之治伊川先
生以學校為養育人才要務而經筵進講充為

養成君德之所蓋欲責在講官兼保傅之職從
本原上立法即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一正君
而國定矣之旨也橫渠先生以經界為治民先
務謂教養無法何以言治故以復井田為均平
之大法朱子更得其總要謂人君只當擇宰相
宰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
百職舉矣須是放開做使綽綽有餘地乃可至
於明道為晉城令橫渠為雲巖令朱子為同安
簿皆誠心化民成俗事事可為法程也若夫薛
胡羅高之論則又參酌古今人情事變更加切
實詳備先王之良法美意猶有未盡泯滅也但
未遇知道之君相舉而行之耳學者有志於經
世宜於此究心焉或問敬齋有云要人民殷
富須分田授井務農重穀今井田不能復古更
有何法可以便民富足乎余應之曰開墾荒田
盡力溝洫民可使富也吾聞河南淮北荒田六
千萬畝近京東西水滂新蕪之沃土又不知幾
千萬畝若設法耕本招募貧民開墾耕種使菽

粟如水火西北得一石之入卽東南省數石之
 輸西北有數百萬石之入卽東南省數百萬石
 之輸耕廣則穀賤穀賤則民富此理之必然也
 且西北之川荒蕪不能耕種以無水也若修溝
 洫以蓄水則水利興不愁乾旱矣昔周定王以
 前溝洫之制行千餘年從無河患則脩溝洫正
 所以治水田無不墾水無不治又每年增數百
 萬石之糧米民豈有不殷富者乎此天下之大
 利卽寓分田授井之意於其中可也



寬政庚申

